

明月灣區

金耀基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盆菊》高三十一厘米 廣東省潮安陶瓷工業公司陳列室

二〇二三年 三月號

專題：緬念現當代文學重要推手劉紹銘

李東輝、陳子善、舒非、潘耀明

特稿：思考香港在大灣區文學中的角色

——專訪許子東教授

蔡宛芯、黃靜翹 訪問、整理

萬花筒：記我的藏書／阿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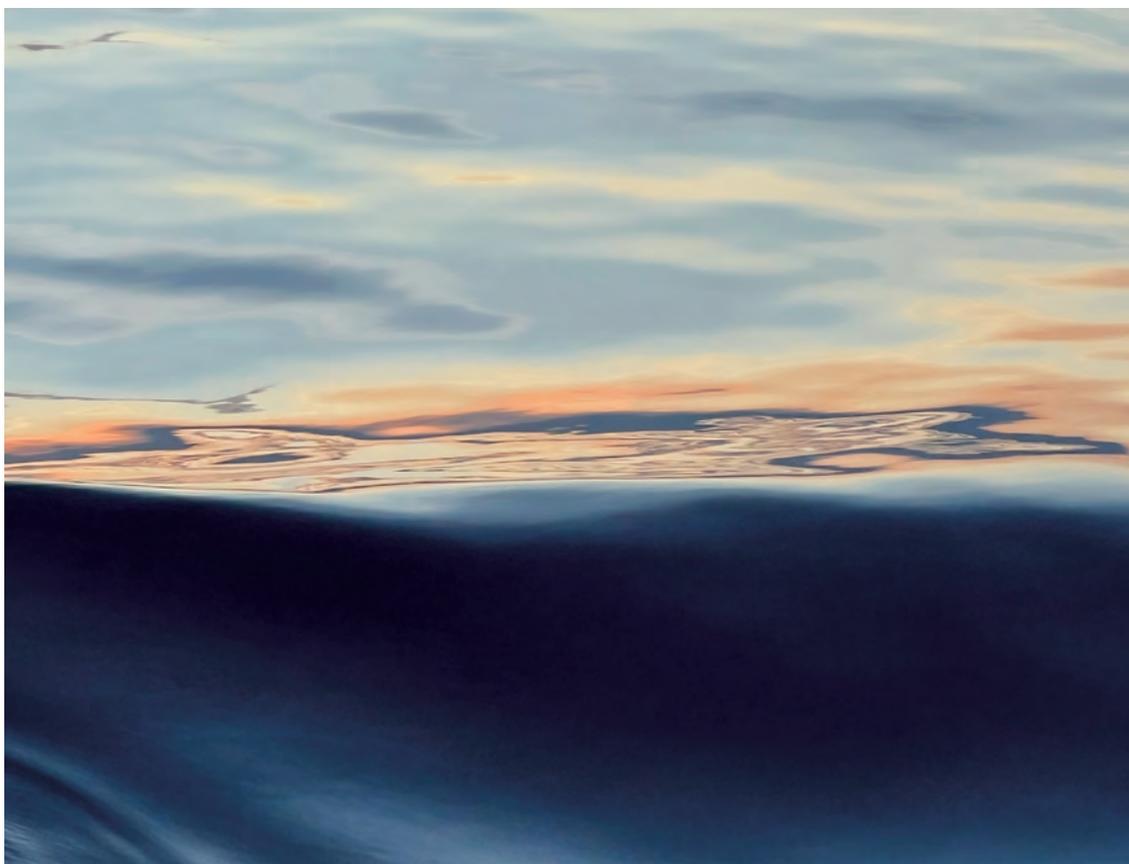
嘿，小黑！／西籬

藝海鈞沉：香港第一本新文藝雜誌／鄭明仁

青霞印象

圖林青霞
文慕未歇

海是蒼穹的倒影，
天是碧波的明鏡，
是誰悄悄將海天倒轉，
從天上降下浪濤？
海水洶湧而至，將我淹沒，
繼而倏忽潮落，離我遠去，
進退的遊戲永無止息，
綺麗的幻夢靜泛漣漪。



海的波紋。二〇二二年六月於印尼拍攝。

劉紹銘的香港情懷

潘耀明

與劉紹銘教授相交，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參加一九八三年度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The University of Iowa）活動。那年深秋，聶華苓在家舉辦一次華人作家盛大聚會，除了與會的華人作家吳祖光、王安憶、茹志鵬、陳映真、七等生及筆者外，還邀請了來自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劉紹銘、芝加哥大學的李歐梵、加州的葉維廉伉儷等，還有諳懂中文的韓國詩人、漢學家、在愛荷華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許世旭教授一家及海峽兩岸留學生。

席間，也許同樣是來自香港的原故，劉紹銘主動找上我聊天，我們用香港廣東話交談，倍添親切。

那年冬季，他讓我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一敘。他說由他出路費及安排住宿。

威斯康辛大學的冬天比愛荷華還凜冽，雪花紛飛，給這所公立常春藤大學披上白皚皚的銀妝。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校區比起愛荷華大學還要大，威大的文理學院名氣頗大，涵蓋了文學、人類科學、自然科生物和社會科學等領域。抵埗當晚，劉紹銘請在一家有名的西餐廳吃牛扒。我們一面鋸牛扒，他侃侃談起在美國當文科教授的難處。說在美國文科教授收入很低微，與香港大學同等教授薪酬比較，可以用「雞髀與牛髀」形繪之。他老人家是拿他的稿費來請客，靠一份微薄的薪酬根本請不起吃牛扒，他這一番話，讓我一壁鋸牛扒，另一壁絲絲縷縷的負疚感從脊背油然而生。

因我在威大只逗留一天一夜，我來之前已與同在威大的東方語言及歷史系的周策縱教授通了電話，讓劉紹銘代約一晤。劉紹銘聽罷為之愀然作色，說他與周策縱平素沒有來往，他只可負責把我載到周策縱住家門口，其他便不管了。事後我才知道他與周教授之間有齟齬，到底肇因是什麼，到現在我也弄不清。

因這趟威大之行，才認識到劉紹銘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

後來劉紹銘在香港嶺南大學執教鞭，來往較多，發覺他是一個頗有香港情懷的人。

早年我為他重版《吃馬鈴薯的日子》（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過他的《遺愚衷》（入《海外文叢》，香港三聯書店），後執編《明報月刊》還刊登《舊時香港》等一些文章，《吃馬鈴薯的日子》是記敘他童年在香港做學徒及刻苦求學的艱辛，後者是寫五十年代香港前塵往事——從睇相誌事的火水燈看相，到飛機攬小販的拋欖絕技，乃至半文半白的西片「傳譯」、拍屁股的「艷情小說」……，前塵往事，歷歷躍然紙上。相信中年或以上讀者讀後無不撫首低迴。

劉紹銘寫夏志清「拒絕見風轉舵，曲學阿世」，所以有「夏志清總也不老」之說。劉紹銘認為夏志清旺盛的生命力，靠的是「restless」的文學基因。當然，作為劉紹銘的讀者，也真希望「劉紹銘總也不老」。想不到之前他還通知《明報月刊》編輯，他正在寫回憶錄，希望在《明報月刊》刊登。後來從舒非口中轉述他的新夫人司徒女士說，回憶錄只開了筆，便因身體不適擱下，令人深感遺憾！

劉紹銘的好友兼酒友戴天已先一步升仙，相信他們在天國重逢，把酒言歡，一點也不會寂寞。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潭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一〇三三年三月號 總九期

卷首語

潘耀明

劉紹銘的香港情懷

專題：緬念現當代文學重要推手劉紹銘

李東輝

似水年華 任憑煙雨——追憶恩師劉紹銘教授

陳子善

痛悼劉紹銘先生

舒非

愛才的劉教授

劉紹銘

人生小語

1 2

劉紹銘生平

特稿

蔡宛芯

訪問及整理 思考香港在大灣區文學中的角色——專訪許子東教授

黃澍翹

文化綠蔭

王良和

尋龍記

鄭龔子

煙水與煙花

唐睿

巴黎大清真寺

吳志良

守望相助

萬花筒

阿濃

哪裏來？何處去？——記我的藏書

西籬

嘿，小黑！

施友朋

我行我法 鷹揚萬里——論梁璇筠的《珍真集》

藝海鈞沉

鄭明仁

香港第一本新文藝雜誌

名家與書香

艾火

沒有書房做出大學問的楊絳

學苑春秋

潘銘基、蒲盧映璇、楊紫嫻、禾子、李卓惟

莘、陳奇川、樊達賢（師說師文）學以致用（學府點滴）學以致用

林青霞

青霞印象

慕未歌

線條下的香港

沈平

立春

潘宇清

立春

封底



24

13



二〇二三年三月 總九期

專題

緬念現當代文學 重要推手劉紹銘

李東輝、陳子善、舒非／撰

著名現當代文學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劉紹銘一月四日離世，享壽八十八歲。劉教授曾與臺灣大學同學白先勇、李歐梵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翻譯《一九八四》、《動物農莊》，主持及協助翻譯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致力於現當代文學的保存、傳播和研究，在翻譯和跨文化傳播領域貢獻巨大，本刊特此製作專題以表悼念。

爲了讀書「櫛風沐雨、宵衣旰食」，最終成爲劉紹銘關門弟子的李東輝，撰文回憶恩師的點滴話語、拜師的經歷，分享當年在麥迪遜時師生間的往來，並以此文承載對恩師的懷緬。

劉紹銘的學術同路人陳子善教授縷述二人多年研究文字交往、賞識提攜滴點，側寫劉紹銘的神貌風範，情感深厚，讀之動人。

舒非因出版工作與劉紹銘屢有合作，包括作者陣容一時無兩的《香港散文典藏》，其間見證劉紹銘這位文壇大家，對待後輩毫無架子，尤有關愛，並爲近年不能見這位交往四十載的友人一面倍感遺憾。

本刊總編輯潘耀明與劉紹銘他鄉相知於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聚會上，曾同遊威斯康辛大學，獲劉紹銘招待，自始公私來往、文緣不絕。惜劉回憶錄在《明月》披載未能成事，引爲憾事。

專題還附上劉紹銘的人生小語、生平及照片，共同追憶這位現當代文學的重要推手。

——編者

爲了讀書「櫛風沐雨、宵衣旰食」，最終成爲劉紹銘關門弟子的作者，撰文回憶恩師的點滴話語、拜師的經歷，分享當年在麥迪遜時師生間的往來，並以此文承載對恩師的懷緬。

——編者

似水年華 任憑煙雨 ——追憶恩師劉紹銘教授

李東輝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零點四十二分，突然收到恩師劉紹銘夫人司徒秀英的來電：「教授最後了，你要看望他就快來吧。屯門醫院B病房。」我風馳電掣趕去了醫院。劉教授的學生們都來不及送別了，我能代大家看到他最後一眼，按說應該心安了。病榻上的他命如游絲，我輕聲呼喚着，好希望他還能再聽到我的聲音。過去三十年的師生情誼，一幕幕宛如眼前，恩師風采依舊，爲人真情俠義、善良篤厚；文章莊諧意趣、妙語橫生。面對紛紛擾擾的繁華世界，他淡泊名利，抱持着文人風骨。似水年華，任憑煙雨。

夜深，失眠。腦海裏響起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老師周策縱教授的詩：「春雨初來君已去，小湖冰退尚無詩。」教授仙逝，三十年來的點點滴滴，讓我心裏滿滿是思念和傷感，久久無法釋懷！感恩有王德威師兄的越洋分享，談及我們各自當年在威斯康辛大學和劉教授的結緣，中與西、城與人、師與友……細細道來，也談到幾日後我們要送悼念鮮花的配色……沐浴在他言語的溫暖裏我漸漸復甦。我再次體悟到恩師給予學生這生命中的豐盛，四時山色，在在令人留戀、惆悵。這紀念文章僅僅二千餘字的空間，又如何能承載我對恩師無盡的思念？

為了讀書背水一戰

一九九二年，我辭去了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大學的工作去讀研究所。那時收到了印第安納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的錄取通知，可是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歐陽禎教授極力推薦我去跟劉紹銘讀書。他說，當今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是美國漢學的重鎮之一，而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劉紹銘教授是那裏最出色的學者，最難得的是他也是小說家和翻譯家，同時也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開山之



人。他學養豐厚、知人論世、很有個性。不過，他收不收你，就看你的造化了。就這樣，我決定去威斯康辛追隨恩師讀書。恩師收生甚為嚴格，因為我的本科專業是漢語語言學，恩師不肯馬上收我為門生。於是開啟了我漫長的背水一戰。那之後的幾年，我選修了劉教授所有的課，按照劉教授開的書單，篇篇研讀並給教授寫讀書筆記。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經濟狀況與今天的大陸留學生有着雲泥之別。那時來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都很窮，威斯康辛大學雖然是美國州立大學的常春藤名校，但是給文科學生的獎學金卻十分有限。威大東亞系的獎學金只有教中文的助教獎學金。在來威大之前，



劉紹銘贈作者《吃馬鈴薯的日子》以作勳勵，內容記述自己童年在香港做學徒及刻苦求學的艱辛。（資料圖片）

們餐館的常客之一，他慷慨的小費是幫了我的學費的。

教授們的「家宴」

讀書之餘，最讓我難忘的是到老師家裏聚會。那時威斯康辛的教授們都有各自的「家宴」。比如劉教授家是典型的北美 BBQ，烤爐上的雞翅、牛扒滋滋地冒着油花，師母向學生們分享着如何自製 BBQ 調料，劉府客廳裏放着港台歌曲，而地下室門上掛着的是李小龍的海報。語言學家鄭再發教授的家宴是地道的中國滋味，苦寒的麥城裏難以品嚐到的各種台灣小吃，還有那特別治愈的暖暖糯糯的紫米粥，

都令人難忘；系主任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教授家是太太拿手的墨西哥菜，席間聽Cutter教授分享墨西哥異趣橫生的鬥雞文化。周策縱教授的家有個悲涼的名字叫「棄園」。他的家宴是把學生請了來，他給出如何燉雞湯可以沒有油的理論，然後策劃指揮我們做飯。我最怕的是去漢學家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Muenhauser, Jr.）的家「雕蟲齋」了，他請了一眾學生聚會，席間常常會爆冷門。比如說，《穆天子傳》是偽書嗎？有什麼理據？在他家我總是提心吊膽，吃的什麼是不記得了，只記得十分羨慕呂宗力師兄和我的同學陳致對這些問題總有答案。我在威大的求學歲月過得十分充實，在師生傳道授業的關係之上，透過種種家宴，我能感受到更多了一份父輩般妥妥的呵護、期許和責任。

筆下有江湖，也有人間煙火

劉教授除了在威大治學授業之外，他還有一塊



一九九五年夏天在美國麥迪遜，劉紹銘（中）恭喜學生呂宗力（左）獲得了東亞系的博士學位，即將赴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那年，劉教授也終於決定了收李東輝（右）為關門弟子。這是那天晚餐聚會後的合影。（呂宗力提供）

創作、譯作，文學評論、散文和雜文，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具有獨特個性的精神財富！

東輝今生有幸成為您的關門弟子，師生一場三十載，那是怎樣的緣份啊！吾師千古！我將懷着對恩師永遠的懷念與期許繼續前行。

（作者為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



這大概是劉先生第一次參加內地的學術會議。後來，我常與他和林行止先生、董橋先生等在港歡聚，每年至少一二次……與劉先生交往過程中，有不少事值得一記，但其中有三件，我一直銘記不忘，心存感激……

痛悼劉紹銘先生

陳子善

元月四日清晨，復旦大學陳建華兄發來噩耗：劉紹銘先生謝世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幾乎呆住了。

記不起何時認識劉先生的，不是在香港就是在上海吧。記得我們還一起在太原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劉先生住在二星級賓館的「總統套房」裏，早上喝小米粥，他都覺得很好奇。「總統套房」晚上蚊子很多，同去開會的許子東兄還上街為他找蚊香。這大概是劉先生第一次參加內地的學術會議。後來，我常與他和林行止先生、董橋先生等在港歡聚，每年至少一二次。而他與在港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校友也常歡聚，他的學生呂宗力兄是我昔日同事，因此，我也有幸好幾次叨陪末座。這些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中國現代小說史》與《愛玲小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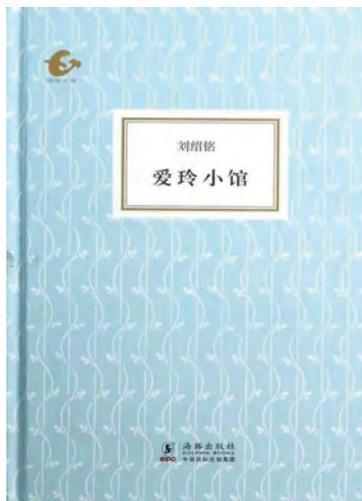
劉先生是著譯等身的學界前輩，他的《二殘遊記》和《吃馬鈴薯的日子》，他翻譯的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他的《曹禺論》和一系列散文、雜文及評論集，他為香港「天地圖書」主編的現代散文和當代散文典藏系列，海內外皆有口皆碑，不脛而走。而我只是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後生研究者。和劉先生每次見面都有說不完的話題，都有許許多多問題要向他請教。他很健談，又風趣幽默，說起夏濟安夏志清兄弟，更是如數家珍。劉先生主持翻譯的夏志清先生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個內地增刪本，是我安排出版的，得到了夏先生和劉先生的鼎力支持。不料書出時出版社疏忽，封面竟漏印劉先生大名，我忙向劉先生深深致歉，劉先生也就釋然。

與劉先生交往過程中，有不少事值得一記，但其中有三件，我一直銘記不忘，心存感激。第一件事是九十年代後期，劉先生得知我的職稱問題尚未解決，大為不平，不止一次對我說：「子善，你來嶺南

拿個博士，誰還敢說三道四？」可是我懶懶散散，未能應命，有負劉先生的厚望。

第二件事是劉先生對我的張愛玲研究一直表示欣賞和支持。他自己就是傑出的張愛玲研究者，他寫關於張愛玲的書，我案頭必備。所以，他對我發掘張愛玲的史料十分贊成，一再在文章中表揚我，還開玩笑地稱我為張愛玲「護法」，使我很難為情。

二〇〇〇年，他在嶺南大學主持「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特意邀請我參加，使我有機會首次見到夏志清先生。後來我又關注「海派文學」，企圖「重繪上海文學地圖」，同樣為劉先生所肯定。我在台灣出版《上海的美麗時光》一書，劉先生欣然同意把他寫的對我的書評〈迪昔辰光〉作為代序。我參與主持北京海豚出版社的「海豚書館」書系後，提出為劉先生編一本《愛玲小館》（《愛



作者參與主持北京海豚出版社的「海豚書館」書系後，提出為劉紹銘教授編一本《愛玲小館》，劉教授對這個書名表示滿意，這應是他寫張愛玲的最小巧玲瓏的一本書。（陳子善提供）

玲小館》是他寫張愛玲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他很高興，尤其對這個書名表示滿意，這應是他寫張愛玲的最小巧玲瓏的一本書。

高情貽贈張愛玲信笺

第三件事，那年香港新亞書店首拍一通張愛玲信笺，我參拍，繳羽而歸。這事林道群兄告訴了劉先生，劉先生馬上致電我：「子善，何必花那麼多錢去拍？我送你一封。」這怎麼可以呢？劉先生堅持道：「我們是做研究的，不能單以金錢衡量。我送你這封張愛玲的信，作為對你研究張愛玲的一個獎勵，千萬不要推辭，否則我不高興了。」他老人家說得我無言以答。因我返滬在即，為恐郵寄出錯，約定下次到港走領。半年多以後，我再次到港，林行止先生賜宴，劉先生親自攜張愛玲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致他的中文信一通，當面相贈。如此厚禮，如此高情厚誼，我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啊。

新冠以前，北京「活字文化」擬出版新的夏濟安先生的文集，找到劉先生徵求他的意見，劉先生點了我的名。由於新冠，此事拖延了下來。而今劉先生已經遠行，我一定不負劉先生的囑託，與幾位年輕學者一起編好夏濟安文集（暫名），以慰劉先生在天之靈。

謹以這篇小文紀念我敬重的劉紹銘先生。

（作者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計劃中本來由劉教授和黃子平同掛主編之名，後來劉教授對我說，他掛顧問銜，讓黃子平一人當主編就可以了。理由是出版社要付酬給主編，顧問則一般無須付酬……」劉紹銘教授是文壇大家，對待後輩卻毫無架子，唯有關愛。作者為近年不能見這位交往四十載的友人一面倍感遺憾，撰文緬懷這一文界「高山」。

——編者

愛才的劉教授

舒 非

那天我從群組訊息中得知劉紹銘教授大去，心裏突然覺得像缺掉了一塊，希望這不是真的，可是又不能不相信。呆坐了好一會，才掛電話給劉教授的夫人司徒秀英老師，本意是要安慰她，可說着說着，兩人卻在電話裏痛哭了一大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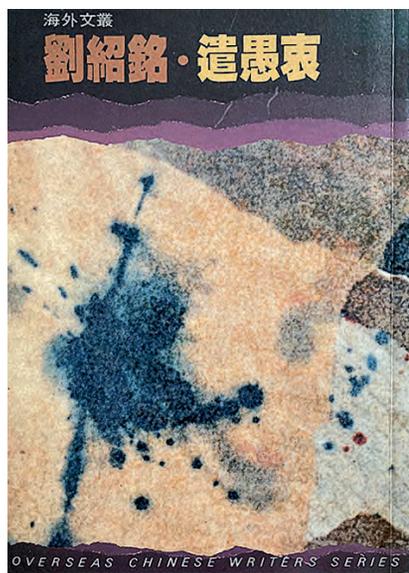
認識劉教授近四十年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我在香港三聯書店當編輯，老總潘耀明先生策劃出版《海外文叢》，約了劉教授一部雜文稿《遺愚衷》，稿件由我負責跟進，由此跟劉教授書信往返，結上了文字緣。後來他來了香港，我們才真正見到面，開始了一段忘年的友情。

高山仰止

劉教授是國際級的名教授、名作家、名翻譯家和大學者，在文壇地位超然。他參與翻譯夏公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簡直就是中國近代文學的「聖經」。所謂高山仰止，因此我初次見到他時，難免有點誠惶誠恐，可是交往下來，只覺他溫文儒雅，謙沖平和，對我這小編輯的話都仔細聆聽，毫無大教授的架子，讓我如沐春風。其後交往多了，我們之間變得不光是業務上的往來，而成了經常相聚的朋友。

和劉教授相比，我自然是個末學後輩，因此他和我，可說是亦師亦友。不過他這個師，卻並非嚴師，我從來沒見過他疾言厲色，和他相處，我都可以放言無忌，不用擔心冒犯了他。因為我覺得，即使我說錯了話，他也會一笑置之，絲毫不會介懷。

劉教授二十多年前決定離開美國，回港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因為他的聲望，使嶺大的地位提升了不止一個台階。記得他召集主持的嶺南大學張愛玲學術研討會，可說是香港文學界多年難得一遇的盛事，殿堂級的學者作家濟濟一堂，連「神級」的夏志清教授也難得蒞臨了。



劉紹銘文集《遺思衷》。(資料圖片)

還有白先勇、王德威等名家的講座，要不是劉教授的個人魅力，想不出有誰能吸引到如此多的名家遠涉重洋到偏處一隅的屯門來。

我總覺得，回香港任教和生活，對劉教授是極為適合的選擇。他名滿學術圈，足跡遍天下，任教過不少世界一級院校。但他到底心繫他育他的香港，只有回到他的「故鄉」，他才真正如魚得水。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文化，同聲同氣的學生，不但讓他在教學和研究上揮灑自如，也刺激了他的創作思路，使他寫出了不少文貫中西、妙語如珠兼有港式味道的散文。

愛才惜才

劉教授苦學成才，大概因為自己的出身和經歷，

知道文人出頭不易，他特別愛才和惜才，非常珍惜有才華的後輩。

大約是在九十年代吧，他讀到雜誌上一篇寫父子看足球的短篇小說，擊節讚賞，來電話問我認不認識作者顏純鈞，我說認識啊！結果我介紹他倆認識。自此，劉教授和顏純鈞成了莫逆之交，還一起合作編過許多多有分量的書，在顏純鈞任總編輯的天地圖書出版。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成功的一「牽線人」。

黃子平教授是另一例子。八十年代，黃子平和李陀為香港三聯編了一套《中國小說》年選，劉紹銘教授非常欣賞，不止一次對我稱讚選家的眼光，對黃子平寫的序言，也讚口不絕。黃子平教授後來也跟劉教授成了好朋友。

我從三聯退休之後，到香港中華書局任資深策劃編輯。二〇一二年是中華書局百年店慶，總經理趙東曉先生希望組織一套紀念文集，我建議出版《香港散文典藏》，讓劉紹銘和黃子平合作。名單是他們兩人商定的——董橋、劉紹銘、林行止、陳之藩、西西、金耀基、羅孚、小思和金庸。囊括香港九大散文名家，作者陣容一時無兩。

計劃中本來由劉教授和黃子平同掛主編之名，後來劉教授對我說，他掛顧問銜，讓黃子平一人當主編就可以了。理由是出版社要付酬給主編，顧問則一般無須付酬，這可以讓黃子平多拿點酬勞。香



港出版艱苦經營，主編費並不多，劉教授對後輩的關愛，令我非常感動。

還有個好例子是王璞。王璞的小說和散文寫得非常好，又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她曾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任助理教授，是劉教授的同事。有時候，顏純鈞和我，跟劉教授一起飲茶吃飯，他經常跟我們稱讚王璞的小說散文，還將讀過的精彩之處說出來，談得興起時，幾乎是眉飛色舞。

因在屯門工作和居住，出香港市區一趟，舟車勞頓，對年逾八旬的劉教授來說並不輕鬆，因此他並不常「出城」。但劉教授極重感情，假如他要來港島，會事先約朋友們見面，約得最多應該是顏純鈞和我。也有幾次約了蔣芸、黃子平、顏純鈞和我一起到中環的嶺南會所吃飯。吃飯聊天飲紅酒，我們和劉教授度過不少美好的時光。

劉教授非常關心香港的文化圈，經常留意本港的文化動態、關注文學雜誌以及



劉紹銘教授（前右）、顏純鈞（前左）、王璞（後右）和舒非（後左）。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於嶺南大學教職員餐廳。（舒非提供）

報紙副刊，常常感慨報刊的文學副刊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最後的見面

最後一次跟劉教授見面，是二〇一八年的九月十二日。顏純鈞要移民加拿大，約王璞和我去屯門向劉教授道別。本來說好要進屯門請劉教授的，不料反讓劉教授付錢做東了。

這幾年疫情肆虐，跟劉教授只能通電話，未能見面，時時在想，不知何時再能請劉教授吃他心愛的乾炒牛河。前年，司徒老師來電告知，她和劉教授要登記結婚了，我真為他們高興。我對司徒老師說，想進屯門觀禮，我先生可以為他們拍攝婚禮照片。不過後來司徒老師說，因為疫情嚴重，還是先不要見面吧，沒想到那次沒見上，就再也見不到了。

這件事，可說是我永遠的遺憾吧。

（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香港三聯書店策劃編輯。）

◎

人生小語

劉紹銘

蘇格拉底因「妖言惑眾」入罪，被判服劇毒 hemlock 而死。在毒藥還沒調配好前，他利用空檔學習用長笛吹小調。旁人怪而問之：「你快要死了，還學這玩藝幹嗎？」

這位古希臘哲學祖師爺爺，在離開人世前最後一刻，以行動實踐了「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

以此引申，一息尚存，不應忘本分。死囚受刑前吃最後晚餐，也是一種要盡的本分，不能藉故推搪。如果點的菜是魚翅，得堅持要有浙醋調味，不能因為快落黃泉而馬馬虎虎。

（原載《明報月刊》二〇〇〇年六月號）

劉紹銘生平

著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者、教育家、翻譯家和作家。

一九三四年七月九日生於香港，筆名二殘、袁無名，在聖類斯中學（小學部）畢業，中一上學期後失學，唯有一邊當印刷學徒，一邊讀書看報，之後到當時位於荷里活道的民生書局賣書，公餘自修中英文。一九五五年入讀北角達智英文專科學校，翌年中學會考及格，獲臺灣大學外文系取錄，之後曾留學美國，一九六六年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二〇〇四年於嶺大退休，二〇一八年，獲嶺大頒發榮譽文學博士。

寫作生涯方面，十六歲開始寫作，文稿先發表於《新生晚報》及《香港時報》，臺大讀書期間曾投稿《聯合報》和《中央日報》，以稿費自給自足。一九五九年，他與臺灣大學同學白先勇、李歐梵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到美國任教職後從事翻譯，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先後翻譯過以撒·辛格、叟爾·貝羅、奧維爾等名家作品，包括《一九八四》、《動物農莊》等。也主持翻譯過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影響深遠。

文學著作包括《吃馬鈴薯的日子》、《二殘遊記》、《小說與戲劇》、《偷窺天國》、《情到濃時》、《文字不是東西》、《方留戀處》、《藍天作鏡》等。

此外，他更是研究作家張愛玲的重要學者，著有《到底是張愛玲》、《張愛玲的文字世界》、《愛玲說》等。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離世，享壽八十八歲。

（資料來源：明報、本刊資料室）



劉紹銘主持翻譯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推廣上有劃時代意義。（資料圖片）



本刊獨家專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許子東教授，一起探討香港文學和大灣區文學的共同未來。其中談及大灣區文學同中存異、多樣的文學發展可能，大灣區文學的文學傳統、地域性與競爭力，如何加強粵港澳文學交流、解決本地文學界資金與場地不足的有效方案，以至《明月灣區》能夠擔當的角色。內容專業而多元，發人深省。

——編者

思考香港在大灣區文學中的角色 ——專訪許子東教授

蔡宛芯 黃瀨翹 訪問及整理

「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為大灣區）概念的提出已經六年，為三地帶來很多發展機遇。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到，需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領域的合作。因此在過去幾年，三地各有進行一系列針對大灣區文學的議題對話和探討，唯依舊難以為其制定一個確實的定義與方針。有見及此，本刊邀請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許子東教授，與我們一起探討香港文學和大灣區文學的共同未來。而作為中外文化薈萃之處的香港，又應如何善用自身的獨特優勢，協助推動大灣區文學的發展？

同中存異的大灣區文學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發表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展望大灣區會成為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之後的第四個大型灣區。許教授認為文學上，大灣區的情況比另外三個灣區要複雜，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卻也可能更有發展潛力。原因在於其他三個灣區都是單一的文化中心，它們各自的文學語言和文學人口在同一灣區之中差異不大；大灣區則與之相反，城市之間的文化差異較大，香港、澳門、廣州等城市以粵語人口為主，但深圳卻是移民城市，外來人口以普通話為主要語言。語言是文學的基礎，因此大灣區文學可以是一個多語種的文學，除了粵語和普通話，也包括了英語和葡萄牙語。同時因為深圳是移民城市，很多的讀者和作者可能受中原文化影響更深，其他幾個城市的文學人口則多受嶺南文化影響，這都為大灣區帶來更多樣的文學發展的可能。

要思索大灣區文學，先要釐清大灣區中各地文學的共通及差異點。許教授認為香港在文學傳統上較為多元化。狹義上的新文學從五四以來以批判寫實為主流；有些海外研究者，認為五四以後的中國文學現



許子東教授與我們一起探討香港文學和大灣區文學的共同未來。(資料圖片)

代性被壓縮，集中於批判寫實（五六十年代甚至連批判寫實也被壓縮，只有歌頌才是文學主流）。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說法來看有至少四個傳統，其一為《三國演義》等歷史演義逐鹿中原，其二為《水滸傳》等寫俠義忠勇、官民衝突，其三是《紅樓夢》等寫世情男女的傳統，其四為《西遊記》等神魔奇幻。有一度中國內地除了批判寫實，其他的文學傳統發展相對薄弱。香港卻一直有金庸等寫俠客，三蘇和劉以鬯寫城市男女、食飯穿衣，也有倪匡寫科幻的故事。所以香港文學放在廣義中國文學視野中不僅別樹一格，而且還有互補對話的衝擊。廣州的文學也和北方有區別，同樣寫革命歷史，歐陽山的《三家巷》和主流的「三紅一創」（「三紅」指吳強《紅日》，羅廣斌、楊

益言《紅岩》，梁斌《紅旗譜》；「一創」指柳青《創業史》）在選材和角色塑造上也不一樣，散文家秦牧《藝海拾貝》也沒有以宏大敘事寫作，而是講一些比較精緻的文學道理。南方文學比較接近世俗社會、世俗文化，寫老百姓日常生活。香港的文學類型是比較多元化的，因此包含香港文學、廣州文學在內的大灣區文學可以有自己的獨特性，也可以和北京、上海的文學對話。「大灣區」提供了理解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的另一個觀察角度，其實也關係到以後大灣區文學的發展。

大灣區文學的競爭力

要發展大灣區文學的競爭力，先要保持其本來特色。三地大部分地方都有粵語基礎，因此許教授認為應發揚粵語寫作來保持大灣區文學的競爭力。有人認為粵方言寫作會令廣大普通話讀者看不懂，但許教授認為並非不可嘗試。他提到胡適當年推崇《海上花列傳》說過，中國的方言文學有三個最容易發展，其中就有粵語。粵語成為文學融入中國文化圈，教授認為香港的流行曲有莫大的幫助，起了先鋒的作用；加上廣東是個🇨🇳超越俄羅斯的大省，近億的人口相當於一個大國的人口，粵語以使用人數來計根本不算方言，可以成為主流語言，這是粵語文學的基本讀者人口。再來，方言文學不代表它的受眾只會是粵語人口，他提及過去二十年中國內



地最出色、最有突破的小說之一是金宇澄以改造過的上海方言寫作的《繁花》，以方言寫作的同時又讓不懂方言的人也看得懂，粵方言寫作也能達到如此效果。香港三蘇的小說便是又可以用廣東話讀，又可以用普通話讀，是中國文學的財富。要是大灣區文學消滅粵語的特點，這將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此外，許教授認為大灣區主流的文學是鴛鴦蝴蝶派，是言情、是武俠、是世俗，這個主流不應該否定，大灣區文學要堅持文學的多元性才能與其他文學競爭。大灣區是新概念，但大灣區各地有悠久的歷史。香港有純文學，但不要以避俗求雅的角度，而要用文學史的眼光去看待、整理金庸、倪匡、三蘇等人的作品，不要因為它們不符合正統的純文學觀就輕視。整個大灣區的文學評論不應用一種從現有的別人標準來套，而是參照自己原有的文學傳統，從自己的文學人口出發來評論作品，發展新的大灣區文學傳統。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文學人口基礎上，才可以形成文學地域特徵，越有地域性，越有國際性，越有競爭力。

香港圖書館、大學與三地文學交流

現時香港官方性質的主要有以下兩大途徑促進三地文學交流：其一是公共圖書館，香港公共圖書館隔年舉行「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中文文學創作獎」等，會請來學界著名的專家、作家作評審，

給予各地作家互相溝通的機會。

其二是各大學邀請三地著名作家來港授課，除了學術分享，當作家來港居住一段日子，一般都能在香港的土壤上激發出新的創作靈感，豐富三地之間的文學、文化交流。

對大灣區文學的展望

香港文學雖然一直有自己的發展，然而若要融入大灣區文學文化依然是新挑戰。許教授提出如果希望推動香港的文學文化發展，建議可以建立某種作家營，邀請本土和外地作家以合約制或寫作計劃的方法推動創作，並要向社會匯報成果。在香港或大灣區出版文學作品時，可以配合一系列講座，與市民廣泛接觸和推廣大灣區文學。

要發展文學當然要解決資金問題，許教授直言香港現在投放在文學發展的資源嚴重不足，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政府牽頭組織商業機構支援。許教授就此提出兩個建議：第一，邀請大灣區裏的商人捐錢，創立一個作家創作基金；第二，邀請當地商人借出地方，舉辦作家營時，提供來自大灣區作家的居住地方。許教授舉出深圳「紅樹西岸」樓盤例子作參考。當時，深圳的發展商在「紅樹西岸」剛建成之際，拿出約十套房子與創作人合作。在文化交流活動中，當地邀請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範疇的創作人（主要為畫家、導演）到當地創作，而發展商則負責提供



便能夠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參加，擴大聽眾的層面，強化民眾對文學的認識與關注。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作用，文學館能夠舉辦項目公開募捐、邀請商家投資，透過這些資金邀請專業作家參與「非終身制」的寫作計劃。許教授笑言可能實際操作會比自己想的複雜，他及後補充：「台灣就是這樣的做法。我參加過台積電的評獎，給年輕得獎者一筆錢，然後給你出一本長篇小說。他們可以一年不做別的，只在家裏寫東西。那這樣的專業作家項目，假如由文學館來舉辦就是最公正的、最有權威的，也可以漸漸變成一個榮譽。」

提到要注意的地方，許教授認為建立文學館的話，應該要繼承「香港公務員制度的優良傳統」。首先，文學館可能像公共圖書館那樣，納入政府的體系，不一定變成私人機構，避免被單一社團流派壟斷，或是變成牟利的團體。其次，文學館不應該是一個提供「鐵飯碗」的作家系統，專業作家應該越少越好，汲取內地作協體制的經驗。

有關委員挑選，許教授分享自己在參與頒獎時的做法，舉辦機構會給他們傳一份很廣泛的學者作家名單，讓顧問在他們認為合適的名字旁邊打勾，獲得比較多勾的人會被挑選出來組成一個委員會。多年以來在香港，那些文學愛好者，還是作家、市民都沒有特別反對這個制度。因為這樣能夠確保文學機構或者活動，不會成為某一派別、組織的工具。

教授以自身經驗證明，此刻香港在文學競爭的「公平性」上做法其實是蠻好的，亦期望在未來日子裏能夠繼續保持。

《明月灣區》的角色

最後，被問到在未來《明月灣區》在推廣大灣區文學文化上能夠擔當一個什麼角色時，許教授認為《明月灣區》能夠邀請不同界別的專家，就着《明月灣區》角度寫文。許教授指出，若只是單純介紹眼下大灣區的美好就會跟外界的普通文章無異，缺乏獨特性。因此，許教授建議每期設專題，從過去百年大灣區三地文學有什麼成果、特色講起，則能夠更有意義。先盤點現在我們有些什麼東西。然後，在體制的層面上再思考，有什麼可以合作的，從而共同獲得利益及共同進步的機會，例如舉辦作家營、會議、大學之間的溝通等等。透過不同活動與機遇，研究三地能夠如何互通，互相促進文學發展。特別是總部位處前海、深圳灣附近的騰訊、華為、中信等大公司，它們的成功背後，有幾個城市廣大市民的努力支持，地理位置又正好在大灣區中心，它們出來做點實事，支持大灣區文學發展，順理成章。「香港、澳門和內地這幾個地方是很不一樣。只要能夠將這幾個地方的文學文化並置起來，就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實習生。）



「還有十五分鐘閉館。」我說只求看一眼，就急步進去。出租車司機怕我甩開他，死命跟着我。博物館兩個工作人員似乎覺得我太奇怪，不安心，也跟在後面……

尋龍記



王良和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
文化學系副教授

眼前的龍，有點像玉豬龍，中空的小圓，首尾相連，卻沒有玉豬龍的大眼睛和豬鼻子。在網上看過介紹紅山玉器的電視片集，說玉豬龍的胚胎造型，和巫師作法、祈求生育有關。一次看電視，非洲大草原上，一群「海乙那」發出似笑非笑的叫聲，興奮地噬咬兩隻野豬。一隻母豬的肚皮給硬生生撕破，跌出幾個血淋淋的胚胎：噢，玉豬龍！我幾乎大叫，真的很

像紅山玉豬龍！難怪有人說「紅山文化玉豬龍的原型很可能是豬的早期胚胎」。細看再細看，我漸漸皺眉——越看越覺得這龍有點生硬，沁色死板；看看前面的紙牌，哦，原來是仿品，真品在含山博物館。

離開合肥安徽博物院，趕去馬鞍山市。出租車司機用衛星導航，開了半小時說似乎走錯了路。路長龍遠，我擔心趕到博物館已關門，或快將關門，不准進入，只得廢然回頭。出租車開了二十分鐘，我忽然感到錯過這次機會，不知何日重來，又請司機調頭回去。就像卡夫卡〈鄉村醫生〉的神秘馬車一樣，此時超世的出租車狂飆着風火輪，載着我，「呼」的一聲，到了！圓形的含山博物館，從高空下瞰，連首銜尾的造型，原來照含山玉龍設計，褐色圓牆外密密麻麻裝飾着米黃的排排玉龍，如眼睛，如蚌殼，一看就知玉龍是鎮館之寶。

「還有十五分鐘閉館。」我說只求看一眼，就急步進去。出租車司機怕我甩開他，死命跟着我。博物館兩個工作人員似乎覺得我太奇怪，不安心，也在後面，好像感到什麼大事即將發生。

「咚！」幾乎跳了出來，我的心！終於見到玉龍真品！玻璃櫃中，小小的、扁扁的虬龍，五千三百年前未有鋼鐵工具，如何琢出？最珍稀的是那對角，新石器時代出土玉龍極罕見的醒目龍角，龍頭像水牛、像鱷魚，比紅山、良渚的玉龍，更像後世的龍形，彌足珍貴。展櫃中的玉龍，清洗過，有了欲看不透的美感，滲出溫潤的玉光。只是，我更喜歡古玉圖片上這玉龍沾點泥的古樸滄桑。



回程的出租車上，司機和我都很快樂，大家都是第一次。他穿著藍色風褸，一點都不憂鬱，有說有笑，還問我換了一張紫色的塑膠膠十元紙幣留念；而我，已忘了付給他多少車費。☹

煙水與煙花



鄺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息背性，是人性與自然。文明每張展現，亦在集體中。文化與馳集，相道而內，矛盾的文明已歸。

新歲第一天，到郊野公園的水塘範圍盤桓了小半天。冬日清涼透暖，頂上一幕晴雲，正是步行的最佳天氣。從赤柱海畔往北走經龜背灣、紅山半島到公園區，沿途水光山色，曲直交接，一片賞心悅目。路旁點綴着富豪第宅，依山傍水而建，卻不大妨礙滄海綠島、風帆淺浪的美景，還斷斷續續地繚繞着一層薄薄的煙靄，在隱約中掛上一縷無言的幽婉。郊野公園內的燒烤角落還未滿座，笑語熱鬧而不喧嘩，大概是空間感開闊的緣故吧。世務纏身寬暫擱，輕鬆散步自然中，總覺心寧神淨，開朗空靈。

才半天前的元旦午夜，官商製作了十分鐘的光

影煙火匯演。據說海港兩岸有三十萬人觀賞，到處擠塞，情緒高漲，方寸清靜難尋，遑論有「燈火闌珊處」讓人「驀然回首」。病毒感染猶未結束，人群聚集更增添風險。但不論有無病疫，煙火和蟻聚向來都差不多。

早於一千年前，煙火已是繁華的象徵，透過起始的爆炸力將混合了金屬粉末和發光劑的火藥包推上半空，按算定的化學反應有序噴發成五光十色的散花形狀，故又稱煙花。煙花用於盛大的節日和慶典，初為貴重之物，後由王室貴族普及至平民應用，直至因危險被禁燒。如今科技銳進，傳統大型煙花表演逐漸被激光投影的電子煙火取代。激光投射更具彈性和準繩度，色彩製作顯得更七彩繽紛，亦可以由不同源頭相互配合，使表演更宏大壯觀，再配合無人機砌出精準形態，進一步提升視聽刺激。何況比起爆炸式煙花，激光幻彩的煙火可以減少空氣污染。

煙火也好，煙花也罷，都是曇花乍現的過眼雲煙，最終皆熄滅於黑暗的夜空。短暫的刺激帶來短暫的歡愉，或令大眾的情緒片刻高漲，而且是免費感官消費。然而再美的天花亂墜，也無法解決生命中的憂患、憂慮和憂愁；從旁觀式快感到參與式的嫖賭飲吹，到底只能充當瞬間的消遣、麻醉、逃避或發泄。

煙花是刺激感官的人工製作，轉瞬消散；煙水是啟導靈感的自然存在，相對恆久。物質文明總傾向繁華精密；精神文化每珍惜樸素真純。物質鼓吹欲望，煽動追逐，捏造新潮束縛人性；精神修繕靈性，着重淨化，超越幻象提升心智。文化與文明息息相

關，亦每每背道而馳，是人性的內在張力與矛盾的集體展現。文明早已過分，文化應歸自然。

庭環芳間，語裏咖啡，絮牆點還有一股，圍糕香織成充滿人，迎跟茶交織充滿人，咖啡香和道道的氛

巴黎大清真寺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從學生食堂出來，午課還有差不多一小時才開始，德國同學安妮卡建議到對街的清真寺茶座，喝一杯薄荷茶打發時間。

巴黎的大學，大都沒有廣闊的校園。找不到合適的歇腳點，學生下了課，只好往咖啡館或者公園鑽。讀語言學校的時候，我經常到盧森堡公園溜達，考上大學後，就改為到植物園。

植物園和學生食堂只隔着一個十字路口，如果碰上好陽光，等候過馬路的時候，就會不自覺被馬路另一端，那面白得耀眼的清真寺粉牆吸引住，不知不覺穿進了那度伊斯蘭拱門。

那是一個舒適、明淨的北非庭園。茶座的內部整潔精緻，到處都能看見艷麗的瓷

磚，深色木製品的桌椅傢俱雕上了豐富的細節；至於鍛鐵燈具，即使在日間，也相當賞心悅目。精心裝飾的室內櫃台，玻璃貨架上擺滿了許多色彩絢麗但叫不出名字的糕點。

顧客的絮語在庭園的圍牆裏環迴，跟糕點的芳香、茶香還有咖啡香交織成一股柔和且充滿人間味道的氛圍。

薄荷茶可說是來者必嘗的飲品，特別是在冬日。滾燙的茶水裏面，按照中東的甜味標準，放了許多的糖。薄荷茶盛在繪有紋飾的小玻璃杯裏面，上面點綴着一片新鮮的薄荷葉。薄荷的甘味和微微的辛辣口感，跟濃厚的甜味互相碰撞，產生出一種獨特的層次感。

這個為不少遊人帶來美好體驗的空間，其實得來不易。

二十世紀初，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徵召了大量人口到戰場去，結果法國卻需要從北非引進許多穆斯林移民，來填補工廠和礦場的勞動空缺。可是當戰爭結束，由於人口過度膨脹，加上宗教與文化的差異，法國政府就將不少北非移民驅逐出境，以保護國民的就業機會。

及至一九二〇年，為了向大戰中曾為法國作出犧牲的大量穆斯林致敬，法國政府最終決定出資興建大清真寺。大清真寺於一九二六年竣工，它跟塞納河的另一座摩登建築——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分別以古典與現代的形象，見證着伊斯蘭文化，如何逐步走進巴黎這座城。



是的，我們都渴望走進這座城市。在桌上放下了茶錢，安妮卡對我說：「On y va ?」

◎

守望相助

大大小小的社團，化解了社會大大小小的矛盾和衝突，共同形成並維護着澳門和諧的社會關係、行為規範和主流價值觀，也累積了澳門獨特而豐厚的社會資本。



吳志良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如果說，同舟共濟是面對外部環境和外部壓力的一種自然反應，是從內到外的一種生存妥協，是生活、交往的一種藝術表現，那麼，守望相助則是源於社會內部的自生動力而形成的一種社會氛圍和一種生活方式，這就是我們說的社區精神。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共生共存、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也是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核心要素。

無論是同舟共濟還是守望相助，都與中葡兩個帶有深厚農耕色彩的民族性格具有許多共通性、能夠和睦相處直接相關。澳門雖然三面環海，被稱為「海風吹來的城市」，但從本質上，是一個鄉土型的社

會：人際關係密切，重情理輕法律。而經濟長期以壟斷行業為主體，造就了許多鄉紳型的社會領袖，他們長期主導了澳門的主要社團，成為維護華人為主體的社會自我管理的中心力量，並成為官民溝通的重要橋樑。而澳葡政府一向無為而治，對華人社會關注甚少，也對這種現象樂觀其成，甚至有意為之。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符合澳門社會發展的規律。作為移民城市，來自天南海北的人，以宗親、鄉親和行業為軸心，結成社團，訂立規矩，聯絡感情，促進團結，互相照應，共同發展，並形成力量與外族、外鄉和其他行業交往交涉，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當然，也有一些服務範圍更廣的公益社團的出現，例如成立超過四百五十多年的澳門仁慈堂以及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澳門同善堂、鏡湖醫院慈善會、中華總商會和中華教育會等等，扶貧濟困、施醫施學，成為澳門社會守望相助的中流砥柱。大大小小的社團，化解了社會大大小小的矛盾和衝突，共同形成並維護着澳門和諧的社會關係、行為規範和主流價值觀，也累積了澳門獨特而豐厚的社會資本。

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利益的多元化，各種社團如雨後春筍不停在增長，時至今日，六十八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有超過一萬一千個形形色色的社團，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治理網絡。這種情況，有點像當今所稱的社會法團主義社會。但社團數量幾何級的增長，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利益多元的體現，是社團本身的裂變，可能不利於社會利益和力量的整合以及社會共識的形成，對超穩定型社會結構造成衝擊。

◎

約寫的字數已經
夠，要介紹的書不能
盡列。還是那個問題
在心中升起：我將如
何把她們嫁出去？

哪裏來？何處去？ ——記我的藏書

阿 濃

到了我這樣的年紀，少不免想起後事怎樣安排。
其中之一是怎樣處置那一大堆書？

子女沒有一個是愛書人，而房子注定是要賣的。
這批書送人只能逐少送，最後還是剩下大部分。捐給
圖書館，許多回流香港的朋友試過，不是拒絕就是立
即推出門前當舊書賣，每本五十仙或一元（加幣）。
感覺是未免可惜了。最後可能要送去堆填區，還要根
據重量付棄置費。

怎麼辦？不知道。

且說說這批書是怎樣來的？移居後，房子大了，
藏書再不考慮有沒有地方放，我的私人圖書館越吃越
胖。書櫃每一格都是前後座，書無法站立要躺平。

這些書是哪裏來的呢？一是父親給我的遺產，
他是詩人兼書法家，拜在門下的前後四百人，除作

詩、寫字還教刻章，因此他留下大批碑帖和作詩、填
詞、刻章的工具書。

二是我根據自己興趣購置的書。

文學類有香港文學研究社的《魯迅全集》共十
冊。關於魯迅的書有《魯迅畫傳》、《魯迅圖片集》、
《魯迅與書籍裝幀》、《魯迅詩稿》。

文學類中佔最多的是古詩詞，欣賞、理論、詩
集都有。新詩以余光中、洛夫、席慕蓉較多。合集有
《現代中國詩選》（洪範）、《新詩三十年》（香港
文學研究社）、《近五十年新詩創作選》（胡國賢編
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

古典小說《紅樓》、《三國》、《水滸》、《西
遊》之外，稍為重要的都齊備，我靠它們寫了一本《且
聽下回分解》，還拿了兩個獎。

我對筆記小說有興趣，於是我有商務的《歷代
小說筆記選》、上海古籍的《筆記小說大觀》、《太
平廣記》和其他幾十種。我對社會史有興趣，二〇
一六出版陸鴻基編著的《坐看雲起時》是已解散的教
協歷史，《說青春·甲子回望》是已停刊多年的《青
年樂園週報》歷史，《葛師的歲月》是葛師人的集體
回憶，《香港百人童年》是一百個港人的珍貴記憶。
而我都曾參與其中。

近代的小說和散文是名家的都不缺。譯本中我
有汝龍譯的平明版契訶夫作品數十種，戲劇有朱生豪
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

像圖書館有參考書部，我也有大部頭的字典、



愛書人的私人圖書館都會越吃越胖。(阿濃提供)

辭書、參考書，《辭源》、《辭海》之外，我有《中國書法大字典》、《金石大字典》、《中國對聯大辭典》、《中國詩學大辭典》、《中文大字典》、《歷代詞曲一萬首》、《廿五史》、《資治通鑑》。

我藏書的另一來源是贈書。書癡陳汝鏗走進書店從不空手出，家中連車房、走廊都是書。九十多歲他決定「嫁女」，要為他萬多冊藏書找頭好人家。我穿針引線在陸鴻基教授的協助下，幫他找到加拿大約克大學接收了他全部藏書。為答謝我做媒，他要在把書運大學前送一套書給我，結果我揀了中華書局的《全唐詩》。我寫《阿濃陪你讀唐詩》時曾借助它。

兒童文學前輩劉惠瓊，要賣房子入住老人院，她的藏書任我揀，我要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另一套《魯迅全集》，簡體但直排，共二十冊。還有她自己

打字印製的個人作品幾種，只作贈送親友之用，包括她跟丈夫婚前的通信。

一位師兄回流香港，說有一套古書想送給我。這套書是他父親留下，輾轉由廣州到香港到加拿大。我到他府上，見兩個木匣，上刻《涵芬樓古今文鈔上函／下函》。是日下雪，我奮力把兩個木匣搬上車，路滑，書重，戰戰兢兢。回家查一查，才知涵芬樓是創於一九〇四商務印書館的藏書樓。而古今文鈔成書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共一百冊，從上古到光緒，收文近九千篇。打開一看，版本極好。最可惜的是函中有紙一片，上寫「一九五七年八月整理發覺缺一、二、六、十五、四十二、八十，六本」。

個人回憶錄我喜歡看我認識的朋友，司徒華的《大江東去》、馮以泓的《小河淌水》、顧媚的《繁華如夢》。

兒童文學是我本行，黃慶雲、何紫、曹文軒、林良、桂文亞的作品我不少。《海外華文兒童文學典藏》、《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我擁有全系列。每逢此地公立圖書館賣舊書，我專揀插圖精美的兒童書買，不覺已有二百多種。

用來消閒的書有全套金庸，太太的睡前讀物亦舒小說，最近點算有七十種。我最喜歡的繪本畫家是幾米，見一本買一本。

約寫的字數已夠，要介紹的書不能盡列。還是那個問題在心中升起：我將如何把她們嫁出去？

（作者為香港作家。）

明

我給先生說，養一條狗或養一隻貓吧……他思忖一會說，從小就不喜歡狗……我堅持：總之一得養個什麼，我們一起養……那……就養貓吧。

嘿，小黑！

西籬

太倉促了，我們。

認識的第四天，他就告訴我，他父親要見我。他父親是教政治經濟學的教授，也是學院領導，剛退休，還帶着學生。

教授很熱情，春寒料峭，他穿件灰色的薄外套。夫人很謙恭，少言語，稱呼丈夫時叫「老師」，一聽就是隨學生叫的。他們家裏樸素得令人驚訝。教授坐在長沙發裏和我聊天，對我的喜愛很快溢於言表。教授的學生拿相機來拍我們，拍我。我後來看照片，那天我穿黑色的薄毛衣，搭黃色披肩，短頭髮，清瘦，有點蒼白。教授也很瘦，精神豐饒，目光明亮。

那天我沒有任何不適，教授就像我父親一樣，開朗豁達，語速快，言辭精準而恰切。

後來，先生說，那天我離開後，他父母就把我們的婚期定下了。

先生的性格卻是隨他母親的。我們領證後，朋友們來家裏做客，外號「胡搗騰」的說：「你居然敢娶一位作家，太冒險了！」大家一笑了之，但先生很尷尬，情緒低落了很多天。

我得承認，我將我們之間的缺少交流、將先生的沉默理解為君子寡言，是愚蠢的。

很快，他的沉默令我窒息，我也用沉默與之對抗。

然後，沉默就變成了冷漠。

先生是沉默的。他坐在客廳大沙發裏抽煙，面前六十五英寸電視液晶顯示屏黑着。很快，煙灰缸裏豎滿了金色的煙頭。

他不看我，也不看房間的任何地方。偶爾觀看窗外。窗外紫荊樹馬蹄形的葉片閃爍着陽光，在微風裏搖動。

他偶爾起身去續水，廚房裏的飲水機汨汨作響，好似水是從地下冒出來的。

煙霧籠罩在半空。天花上兩盞吸頂燈均有鐵藝花枝纏繞，一盞十朵，一盞八朵，是繁盛的玫瑰，葉片偏藍色，頗有古典貴族生活的氣象，我在維加斯廣場的店裏看見它們時欣喜無比。很快，這兩盞昂貴的燈，就暗淡而陳舊了。

我退回書房。



下班後，我拖延着，無比茫然，不想回家。似乎又回到漫長的單身時光，無論身處何處都是迷惘。

秋天，我飛去北方找H。我們一起開過會，相見如故，有些念想攔在了心裏。

我們約在天壇公園見，H還是那好看帥氣的模樣，老遠就喊我的名字。彷彿久別見親人，我一把抹掉眼角淚水。但是，我對他的感覺突然變了。H他，不過就是鄰家兄長。

H詢問我到此地的原因，我吞吞吐吐，說有個女朋友，和她先生出了一點問題，冷戰，沒完沒了的冷戰，她想決斷了。

H多聰明啊，H說，你的女朋友一定像你一樣乖，我很喜歡。可我不能離婚啊，離婚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我奮力離了婚，她那麼精緻的人，肯定不習慣北方。我也受不了南方啊，整個春天都感覺渾身黏糊糊濕漉漉的……

我再次笑了，笑自己。我居然沒想過也沒問過H是否是單身，就飛幾千公里來找他，懷着含含糊糊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正是夕光如紗的黃昏，知了密集雄渾的合唱讓人宛若置身於龐大的管弦樂隊中。

坐在古柏樹下的石墩子上，我靈魂出竅了。傍晚的光影重疊在道路和草地上，一株株古老高大的柏樹有着不容置疑的肅穆，又有着森林般的深不可測，正是一個好夢境，一個巨大的亙古的夢境。

一陣晚風吹過，老柏樹上唰唰掉下很多知了。知了好大，個個身長超過五厘米，兩隻複眼透出單眼的寶石紅，映照傍晚的天光。據說牠們的眼睛可以看見子彈飛的全過程。淺咖啡色絲綢般的羽翼已經收斂，靜無聲息。一生已在歌唱中完成。

我給先生說，養條狗或者養隻貓吧。

他思忖一會說，從小就不喜歡狗。

我堅持：總之得養個什麼，我們一起養。

那……就養貓吧。

周末，我們去芳村花鳥魚蟲市場。鳥兒們太漂亮了，就像剛畫出來的，冠羽上的藍色、綠色有着閃電般的光芒，形態各異，唧唧啾啾。

寵物市場的這一片，最出風頭的當然還是狗狗們，毛茸茸的小狗都按女孩子的模樣精心打扮了，某個瞬間某隻狗的表情——狗其實是沒有表情的，牠們頻繁地吐舌眨眼甩耳，倒弄出表情來了——似乎已經有了人類的性格和心理活動。牠們各種性格各種心思，鮮明着呢。

貓咪小黑，蜷縮在牠的主人——一位衣飾齊整、表情冷漠的老女人——的籃子裏。我們尋過來的時候，她冷冷地掃一眼，不吭聲。先生猶豫地後退一步。我感到他對牠的態度產生了抵觸，顯出要掉頭離去的樣子。

那的確是隻漂亮的長毛小黑貓，臉和肚子是白色的，爪子和尾巴有白色斑點，唇上一抹黑，像男人

留了鬚鬚。是男貓吧？我問。公噶。老人說。什麼品種啊？美洲貓。多大了？兩個月。多少錢？二十元。

小黑！

我看見牠就叫牠小黑了。回到家剛放在地板上，牠嗖地沒了蹤影，也沒有聲音。到晚上，牠開始叫了，弱弱地，一聲聲地，聲音從洗手間的雜物裏發出。我俯身看，牠的眼睛在黑暗中發出黃綠色的幽光。直到先生睡了，家裏靜得能聽到窗外紫荊樹的沙沙聲，許久，牠才爬出來。我在客廳裏等着呢。

先生曾經試圖抱小黑，被驚恐掙扎的牠撓了。粉色的傷疤鮮明地存在着，他不再理牠。牠不討好獻媚，不撒嬌不賣乖，不吃剩飯，不吃貓糧，不睡貓窩。先生說，必須扔掉。

一旦察覺了人的怒意，牠不是在窗台和餐桌之間飛來飛去，就是從一個房間竄到另一個房間。從一米八米高的衣櫃頂飛身躍下也是牠愛玩的遊戲。如果先生撲打得厲害，牠就躲在家具底下的某個縫隙裏，整天不露面。

小黑病了，吃什麼吐什麼，吐完毛球又吐綠水，蔫蔫地，再不吃不喝。先生覺得是扔掉的時候了。我趕緊帶牠去洗村附近的寵物醫院，打吊針，守了半天。回到家的當天，牠就恢復了活力，並且開始黏人了，像孩子。

先生在沙發裏成葛優躺，小黑伸出兩隻前爪，很有節奏地插他的肚子。先生發出低低的笑聲，小黑也「喵、喵」地回應着，他們每天重複着淺白的對話，

甚是和諧。

先生很開心。他給小黑買魚加牛肉的貓罐頭，小黑從此只吃這種昂貴食物。我心裏揣摩，自己為何連貓都不如，做不到像小黑那樣與他親密？和閨蜜探討夫妻相敬如賓是否正常，她說起碼勝過一地雞毛。

迅速成長的小黑越來越漂亮，黃綠色的眼睛有時像琥珀，毛量豐沛，毛色發亮。牠喜歡坐在陽台上等我們下班，長長的大尾巴圈住挺立的坐姿，看上去像白襯衣外套了黑色大氅的紳士。遠遠地，牠就衝樓下的我叫。牠的叫聲每次都不一樣，似有音節，牠的表達如此豐富而我們卻難以理解。進了家門，牠和我搶拖鞋，或是在地上打滾，表達牠的歡欣。

一個人的成長，沒有參照是難以想像的。我一直想給小黑找個夥伴。

下班路上，偶然瞥見路邊蹲着一隻小白貓。待我近了，牠衝我「喵」一聲。我應一聲「喵」，牠立刻騰起身，緊跟上我的腳步，尾隨進了小區。我停下，問牠：喵？牠仰頭回我：喵！

就這樣，牠跟我回家了。

黑貓白貓太融洽了，牠們的歡樂令人生羨。牠們在幾個房間之間追逐，一起抓沙發，一起上床打滾，一起爭貓砂，一起坐在陽台上等我們回家。先生很氣惱，忍着。

在我家鄉，調皮可愛的小孩被叫作瓜娃子。我寫這些貓的故事，精裝本的童書《黑瓜白瓜》系列在



南國書香節期間出版，插圖是廣州美院老師畫的，宅貓們的形像很萌很歡樂，大家都喜歡。

先生說，他帶小白到花園，牠立刻跑不見了。那當然是我不在家的時候。

小黑到了發情期，力大無比，很凶猛，抓爛了所有皮的、布藝的家具。大半夜牠在陽台上嘶喊，聲音似乎可以往南傳到珠江邊。牠要往外衝，小區裏的母貓們都聚集過來響應，在樓下同樣撕心裂肺地叫，像一群嬰兒在哭喊，此起彼伏。

那段時間，先生開始失眠。

我帶小黑做了絕育手術。術後，小黑的聲音是嬌弱的嬰兒聲，牠失去了活力，迅速衰老。

某次我短暫出差回來，沒有找到小黑，家裏的貓砂貓罐頭也被清掉了。

牠從沒出過家門啊，您扔去哪裏了？我咬着牙問。

扔暨大飯堂了，那裏吃的多，牠餓不着，還可以去學生宿舍和那些學生作伴呢。

我跑步從西側門衝進暨大。找遍了幾個飯堂和學生宿舍區，沒有小黑的蹤影。我淚如雨下。

有一陣，我每天下班先去暨大，在夜色中叫喚小黑。周末也去。

至少有一個月，我因為小黑，不和先生說一句話。我感到自己要憂鬱了。

南方雨季過了天氣就變得酷熱，然後進入颱風

季節，小區裏的紫荊樹斷折了很多。

一年之內，公公婆婆相繼離世了。

先生愈加沉默。

某天，我回家開燈，看見他的錢包、手機、車鑰匙等放在餐桌上。他是個仔細的人，我經常忘記帶鑰匙或者丟東西，他從來不會，一次都沒有。我突然有一種很不好的感覺，渾身發抖。

在樓頂找到他的時候，他伏在天台護欄上。

我想，終究是強大的理性，阻止了他的縱身一躍。

有些情愛，一日長於百年。百年婚姻，卻是每天都要學習如何相處。

新冠疫情發生後，暨大進不去了。

晚上我在小區與暨大分隔的圍牆下慢跑，牆頭上時不時會出現一隻貓，昂首瞭望的樣子，和高高的稗草一起被路燈照亮。牠或踱步，或越牆從暨大飛進我們的花園裏。有時是一隻黑色的貓，我趕緊走過去對牠招手：嘿，小黑！牠瞥我一眼，傲慢地扭身走了。那不過是隻短毛小尾巴的普通暹羅貓。

（作者本名周西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國家一級作家。曾獲首屆金築文藝獎、第四屆和第五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等。出版有《畫的紫 夜的白》等長篇小說、詩集、網絡文學研究近二十部。）

梁璇筠《珍真集》出版，書中文章都是她對生活，對美感最直接真摯的抒寫。本文作者為其撰評，直指這本書一定不會令讀者的每一篇文章，真正是觸目難忘，是活潑讀者雙眼，自然就滋滋潑人心田。」

—編者

我行我法 鷹揚萬里 ——論梁璇筠《珍真集》

施友朋

乏情趣。若能左右逢源，拈來妙喻奇想，就更動人了。
觸目難忘 活潑心田

我之所以把余光中對一個評論者的要求摘錄於此，皆因對於一個散文創作者，都可以有那樣的要求。梁璇筠是中學老師，也是詩人，已出版過兩本詩集。我在網上蒐集關於她的資料，作者說這次出版的契機與疫情有關。在疫情初期有一段時間，學校讓老師擴充電子教學，這段時間老師彷彿空間比較多，讓她有機會整理作品，輯成這本散文集《珍真集》。書名的珍有珍重珍惜的意思。而「真」則代表真誠的心、真摯的情感、真實的生活。珍真集分三輯：「自轉心田」、「春風打鞦韆」、「盈手潑茶香」。劉偉成的導讀〈春風泫泫潑心田〉旨哉斯言！所謂眼界關乎心境，人欲活潑其心，先宜活潑其眼。收錄在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真正是觸目難忘，是活潑讀者雙眼，自然就滋滋潑人心田！我行我法，信乎塗澤謂符天趣！

要為一本精彩的散文集寫評論，覺得甚有壓力。我這樣說並非謙虛。北宋名臣王安石對政事看得清楚，曾寫下名句：「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寫評論，若然只為美言幾句，一味「擦鞋」或者溢美之句，多如天上繁星，而抓不到作者好在哪裏，那倒不如不「評」，一「評」反而露餒。

余光中認為評論家也是作家。在內容上應該言之有物，應非他人之物，不妨文以載道。但是應為自我之道，在形式上應該條理井然，深入淺出，不必過份旁徵博引，穿鑿附會。在語言上應該文采出眾而未必矯情濫感，只求在流暢之餘時見警策，說理之餘不

當然所謂「信乎塗澤」在這裏是作者的「珍」與「真」，不做作不矯情，寫來墨瀉淋漓！〈濕疹之隱喻〉最能表達作者性情樂觀，積極向上的精神，充滿正能量。濕疹給她的折磨都化為向上攀爬的動力，梁老師寫來娓娓動人，「發炎的身體時時提醒我思考生存的狀態。」她寫道：「需要強調的是，你是一個有濕疹病的人，但你同時也可以是一個美麗的人，甚至是一個性感的人。這是我後來才慢慢解開的心結，



梁璇筠著《珍真集》，二〇二一年，匯智出版。（施友朋提供）

在我知道張愛玲後期也為濕疹困擾的時候。「這樣有信心的女子，確實令人佩服！這樣的一個女子，永遠不怕失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我為梁老師熱烈鼓掌！

錢鍾書說好東西不用你去記，他自會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實好文章都一樣，看過必定留下很深的印象。這亦如吃東西，一碟飯菜吃一口已知是否美味，你不必整碟吃完才知道美味。梁老師的文章你隨便抽一篇來讀都不會令你失望。這可比名牌總有品質的保證。集中首輯，我至愛〈濕疹之隱喻〉；第二輯〈不學詩，無以言〉和〈蒸鬆糕，賣涼粉〉；第三輯〈茶、

咖啡與死亡〉。當然她寫人物、書畫、讀書都令人耳目一新，要言之，其誠之外，更不落俗套，這涉及見識修養。

梁老師既是詩人，她特別注意語文的運用，且特別為粵語鼓勵興呼。這是我特別欣賞的。而梁老師在書裏偶然也「露一手」，把粵語運用得恰到好處，更是她這本書的「無量功德」。粵語，是美麗的！

「禮失求諸野」，梁老師於〈不學詩，無以言〉有感於日本人於二〇二〇年初爆發新冠肺炎在捐贈的物資包上寫上的字句：「好一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反觀我們的同胞只寫上『武漢加油！』」真讓人汗顏，確實相形見拙。梁老師於是為喟歎曰：「好端端說什麼詩？第一就是被直覺的美感擊倒了，這是語言，或者文學能給人的幸福。」

我展讀梁璇筠的《珍真集》，驚覺她文字運用得心應手，意境尖新，想像獨特，對比強烈。梁老師的散文很有個性，每一篇都予人幸福的感覺！

「時尚易逝，唯風格長存。」梁老師這本不夠二百頁的散文集，已為她塑造一個散文大家應有的風範。我誠心希望在不久的未來能讀到她更多的散文，活潑雙眼，潤我心田。

（作者為香港作家、資深傳媒人。）



《伴侶》創刊初和曲高和寡，它用了不少篇幅介紹時式……後，《伴侶》藝彩漸濃，引入沈從文、胡也頻等內地作家。侶倫把《伴侶》譽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

香港第一本 新文藝雜誌

鄭明仁

《伴侶》頭上。侶倫給《伴侶》的加冕，並未得到文藝界百分百認同。文壇大師劉以鬯曾經指出，他在舊書店購得一本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書籍《仙宮》，「此書雖然屬於《廣州文學叢書》，卻由香港受匡出版部出品，有詩、有小說，都是新文藝作品，內容較後來的《伴侶》更新。」筆者認為，隨着時間的演變和更多學者的挖掘，日後也許會發現比《仙宮》和《伴侶》更早的新文藝書刊出土，但以現時可以看到而資料最完整者，持續出版了一年的《伴侶》，對「香港第一本新文藝雜誌」這個稱號應該當之無愧。

《伴侶》的主辦機構不是學術界，也不是文學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創刊的《伴侶》半月刊，被作家侶倫認定為香港第一本新文藝雜誌。從內容觀之，創刊初期的《伴侶》比較像一份綜合性家庭刊物，內容混雜了時裝、體育、小說。從第八期開始，《伴侶》才走向文藝化。

侶倫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他最早發表於雜誌而有

跡可尋的作品，首見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伴侶》第五期一篇題為〈試〉的文章。侶倫後來把《伴侶》譽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從此以後，香港文學史上「第一本新文藝雜誌」的桂冠便落在



《伴侶》創刊號。其被作家侶倫認定為香港第一本新文藝雜誌。

入沈從文、胡也頻等內地作家。

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期間，幾乎每年都有新文藝雜誌面世，《伴侶》之後，便有《墨花》、《字紙籠》、《鐵馬》、《島上》、《紅豆》等等，

團體，而是一家設於中環雲咸街的廣告公司。出於商業考慮，《伴侶》創刊初期刻意避免曲高和寡，它用了不少篇幅介紹時尚生活方式，包括時裝、游泳、家具陳設等等，第五期的《伴侶》更以「初吻專號」作招徠。侶倫加入筆陣後，《伴侶》的新文藝色彩漸濃，後期更引



侶倫在《伴侶》的作品。



《伴侶》創刊號的插圖。

有論者認為這段時期是香港「新文藝大爆炸時期」。早在這些新文藝雜誌出現之前，香港少數報章已有新文藝文章出現，對新文藝的發展或多或少起了推動作用。筆者相信，香港新文藝爆炸時期的來臨，多少與

新文化運動領袖魯迅的催化有關。一九二七年二月魯迅應邀來港，十八、十九日於青年會進行了兩場演講，講題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在文學史上，這兩場演講被視為香港新文學的起點。魯迅對當時香港的學術界



《伴侶》第五期以「初吻專號」作招徠。



較《伴侶》稍遲出版的《紅豆》，此為許地山先生藏品。

月一日，一本同名的雜誌創刊，惟兩者沒有關係。六十年代的《伴侶》半月刊，由李怡、雙翼（吳羊璧）、王鷹、吳山（即王鷹的丈夫）等創辦（編按：由李怡、雙翼主持編務，王鷹、吳山斥資），屬於「愛國」和「進步」刊物。吳羊璧和李怡希望把刊物辦成一份綜合型的雜誌，讀者面可以廣一點。在他們努力之下，《伴侶》最高峰時的銷量超越一萬冊。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和文壇給晚清遺老把持着很不以為然；因為遺老得到時任香港總督金文泰的公開支持，魯迅也在事後的文章裏批評了「金制軍」，這是題外話。

「讀書的意義大概就是用生活去讀書，用讀書所得去生活吧。」
——楊絳

沒有書房做出大學問的楊絳

艾火

楊絳（一九一—二〇一六）有一篇寫〈讀書苦樂〉的文章，別有一番見地。她把讀書比作隱身串門子。理由是：

——不必預先打招呼、攪擾主人，翻開書皮，便是闖進大門，翻過幾頁，形同升堂入室，而且可以來去自如，不辭而別，甚至另找高明。

——可以訪古友、尋今人，可以觀看前代的遺聞逸事，看蘇格拉底臨行刑前與朋友談話，活如壺公懸掛的一把壺裏，別有天地日月。

——隱門串身，比起現實生活的串門子，大相逕庭，起碼不必承色，來客如入無人之境。

——可見不光是錢鍾書「鍾書」，楊絳也是「鍾書」的——喜歡書。

楊絳的「隱身串門子」，不僅可以排遣人世間的煩事俗慮，還可以進入無人之境，優哉遊哉，自得其樂也！

楊絳逾一世紀的人生經歷，基本上若合了夏衍

先生在八十歲給她賀壽題詞的旨意：

無官無位，活得自在；有才識，獨鑄偉詞。

楊絳對生活要求不高，甚至可以說，她不在乎生活物資的豐儉。她一副精神全撲在做學問、閱讀、寫作上。

她曾說過：「我家沒有書房，只有一間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廳，但每間屋子裏有書櫃，有書桌，所以隨處都是書房。」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經常去三里河南沙溝探望錢鍾書先生。錢先生的大書桌是放在客廳中間。

我沒有見過楊絳有自己的書桌。也許正如楊絳所說的，她的書桌與書櫃，每間房都有。

楊絳曾寫了一篇文章叫〈隱身衣〉，文中寫到她和錢鍾書最想要的「仙家法寶」莫過於「隱身衣」，

生活中的她跡近「隱身」，刻意低調，悠悠然隱於浮華繁囂之外，陶陶然全心治學和閱讀，婉謝來訪。

一百零二歲的楊絳，曾寫了一篇〈百歲感言〉。她對人生有深刻的體會：

人壽幾何，頑鐵能煉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鍛煉，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績；不同程度的縱欲放肆，必積下不同程度的頑劣。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

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

談到讀書，她說：「讀書的意義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讀書，用讀書所得去生活吧。」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學以致用

大學在學些什麼？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自己所屬的學系最為乞食。

我會以為「乞食」不因學系，乃因自己。一所大學幾十個到上百的主修，那麼工作便只有一百幾十種嗎？當然不是。錢穆在他所寫的「新亞書院學規」裏，合共有二十四條，這裏只說首二條：

一、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說得簡潔有力，也給那些以為上學最重要是讀書的學生與家長帶來當頭棒喝。作人也好，做人也好，是錢先生對大學生在大學生涯裏的期望，這顯然跟學生是主修什麼沒有關係。

待人接物便很重要。近來我在放假，設定了電郵裏

的假期自動回覆，說明我在假期中，回覆較晚，而且長時間不在香港。有學生在看了自動回覆後，還再多補一個電郵，要我「從速」告訴其考試的表現。我得承認，考試過後，我只在電腦輸入了考試得分，但我在旅途之中，居然沒有帶上全班六十多名同學的答題卷，致使無法「從速」回答學生。這是我的錯，同時也為中文系主修生的遣詞用字以至尊師重道感到憂心。

「做人」是要訓練的。給老師發電郵、參加和組織不同類型的學生活動、導修分組報告的分工合作、大學五件事（讀書、住宿舍、拍拖、上莊和做兼職）何者為重和如何分配時間，這些在某程度上跟主修學系相關，但更多的是自己的追求，是做人的考驗。

大學提供了訓練如何做人的平台給所有大學生，但學生們有沒有認真對待則另作別論。一場演講，難得邀請了校外的主講嘉賓，機會難逢，理當珍惜。演講十一時三十分開始，同學一直魚貫進場，開講時間也只能延至十一時四十分。好不容易開始了，至十二時十五分仍然有學生進來。有人在演講，聽眾展現的是怎樣的精神面貌呢？有兩對情侶坐在演講廳的第二排，恩愛的互相靠頭而睡，公私兩忘；有些學生在演講途中一直打開手提電腦，日理萬機，也可方便老師統計哪個品牌的手提電腦最受歡迎。要減少以上這些行為，我們要在哪部教科書裏加以呈現、在哪个大學主修裏會講授呢？這實在是難題，讀大學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學會了做人，便不負「學以致用」這四個字。

學以致教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能成為中文、文學老師，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有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會發笑」，但對一位文學老師來說，他的思索、感受都可指向教學分享，不論是快樂，還是談不上快樂。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感受等等，學以致教，就是一位老師的學以致用。

文學老師得天獨厚。當其他老師都在埋首追分，計算方程之時，他仍可在教員室公然打開報紙，人道他是頹廢中年，他只輕輕的交代一句：「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一轉身，便將一段新聞釘在壁報。同學們，都看到了？天災無情，人間有愛，要特別珍惜互相重視的人啊！

即使是百無聊賴的一天，盡是孤獨之感，《中庸》也會對我說：「君子慎其獨也。」一再提醒我要好好和自己共處，不要過於鬆懈，得失都不要忘形。唐君毅說得妙，「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孤獨的一個人，在一

個人與莫有之間，蘊藏着無限。」同學們，善用孤獨，不要讓孤獨腐化成毒菇，磨菇的菇。

「同學可以具體形容孤獨的感覺嗎？試試看。」三四秒之後，文心同學說：「孤獨就像公園裏一張長時間沒人坐的長椅。」說得太好了，我明白，也體會過。然則喜怒哀樂得意挫折於我都有特別的用處，甚至昇華為師生之間的交感共鳴。開卷固然有用，至於掩卷，我們還可以一起歎息一起感動。

劉世龍《名家在講台上》回憶梁啟超的課堂，說他「講授到緊要處，便成為表演，手舞足蹈，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歎息。講到悲處，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己。」我想，如果我明天在課堂也仿效梁師風格，一定超震撼。據說 \geq 比很多老師都有用，老師將逐漸被淘汰。我猜，如果一台 \geq 也以痛哭流涕不能自己回應所讀文章，同學或會發笑。又據說，若一再追問， \geq 還會發脾氣，似乎有欠文學修養。

身為文學老師，我很慶幸，人之所以為人，仁之所以謂仁，在在說明，無論如何，「我」應該就是最好的教材。尤其能趕在死線前交了這篇稿，今天我特別感到自己非常有用。

葉聖陶先生說得更好：「教是為了不用教，學是為了能自學。」我粗略理解後，決定來幾節自由「放空」的文學課，誰說這些課不是學以致用？說笑而已，明天的課，還是會算入正常課時。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

澳門濠江中學 陳奇川老師



自古以來，聖人重學。《論語》開篇就是「學而」。孟子追慕孔子，主張好學、深思、力行，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荀子更有《勸學》一文流傳至今，激勵後人。生也有涯，學也無涯，若理智地以有涯隨無涯，大可不必擔心殆矣。

那麼，學之意義在哪？在用。單從語文科來說，內地語文課標倡導核心素養，共有四端：語言、思維、審美、文化。其中，語言為學科的根基，故溫儒敏教授提倡「以一帶三」。學好語文，重在聽、讀之輸入，說、寫之輸出。如此反覆，語用功夫就能煉成，思維的發展與提升、審美的鑑賞與創造、文化的傳承與理解，也就能夠落到實處。如此看來，語言文字為學之用，核心素養為學之體。

誠然，聽說讀寫確實重要，但是想更重要。當下，資訊科技發達，一部手機就能解決十萬個為什麼，但弊端是令人惰於思考。孟子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對於所學知識，若是照搬，就有可能碰壁，甚至誤入歧途。孫陽之兒按圖索驥，認癩蛤蟆為千里馬，鬧出千古笑話。趙

括只會紙上談兵，不知戰爭實乃以命相博，最終落敗而死。現在不乏學生睜眼抄襲作業，閉眼死記硬背，一旦考題變了花樣，就不知所措了。若是學思結合，多問個為什麼，想必不致於此。凡事知易行難，只有知行合一，才能進一步談創新。

學以致用，何以達成？唯有多方合力才行。第一，學生除了讀好「有字之書」，還要讀好「無字之書」，真正做到「六經註我」，而非「我註六經」；第二，家長督學，不能只看紙面分數，而應關注孩子是否擁有立得住的人格、帶得走的能力；第三，教師不能照本宣科，而應注重啟思導疑，激發學生學的興趣，用的熱情。近年，國家改革語文課程，無非為了培根鑄魂，啟智增慧，使人才為社會所用，進而實現民族復興。

如今，內地課標大力倡導任務驅動、情境創設，這無疑是為學創造用之環境。此舉運用得當，既能激發學之興趣，又能實現用之成效。當然，現學未必現用，若是一切均向成績看齊，為考而學，以考為用，那就未免失其本心，殆矣！



笑柄就是這樣「煉」成的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樊達賢老師



記得有次中學視藝課，老師要求我們以小組設計作品，主題為動物。組長這樣建議：「不如製作受傷的貓頭鷹，牠前身布滿大小不同的傷口，相反，背面就體無完膚的，象徵成長時總有美好和瘡疤。」道畢，我們面面相覷。有組員提出疑問：「體無完膚不是指受滿傷嗎？」組長反問：「體無完膚不是指皮膚完美無瑕嗎？」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中有句經典對白：「你信不信十年後，我連○○是什麼都不知道，還可以活得好好的。」答案毋庸置疑。然而，「活得好好的」與「書到用時方恨少」似乎不可劃上等號。中學階段所學習的，在成年後不一定有特定的考核。不過，闡述個人看法、展現自身識見，往往可能牽動昔日所學。若我們翻開腦內筆記，才頓覺紙頁潔白簇新，屆時可能悔不當初。更甚，若一不小心在眾人面前掀開該缺頁書冊，最終體無完膚的可

能不只是貓頭鷹的肌膚。

笑柄就是這樣「煉」成的。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若只計較當前所學能否為他日所用，所涉獵的範疇難免狹隘。與其抱着「學後必用」的心態篩選課題，不如放開心胸，增值自己。學習是一生的課題，持續汲取知識才是避免淪為笑柄的最佳辦法。

明

公開徵稿

推廣大灣區文藝
共建《明月灣區》

歡迎各體文學創作投稿，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皆可。文章字數二千字內，詩歌三十行內。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 mpmediator@ingpao.com，標題註明《明月灣區》投稿。

自己呼吸的律動上。這是學校為大一開設的情緒智能課程，其中重要環節就是正念練習。只是當時很多人不以為意——「不就是打坐嗎？」、「太無聊了」、「我都要睡着了」。沒想到在眾多專業課中，這門課對我影響如此深遠。在DO「紮堆的那周，我們參加的一個金融比賽即將截止，但還有許多重要細節還未敲定。就在我泡圖書館一天後，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打開手機，卻看到隊友發出的消息：「我想退賽……」這一刻重壓下的種種情緒突然爆發，我立馬撥通她的電話，劈頭蓋臉就是一通質問與指責：「說好堅持到最後的呢！就剩兩天了堅持一下不行嗎？」對方卻出奇地冷靜，像心沉到冰底：「我不想堅持了。」儘管頭腦發熱，但有個念頭告訴我這樣是行不通的。我閉上雙眼，像正念課教的那樣回歸到身體的律動，感受當下情緒的起伏。慢慢地，像江河匯入大海那樣，噴湧出來的憤怒、委屈都趨於平靜。我再次接起電話，跟她說我知道妳從不是半途而廢的人，有什麼其他原因我可以知道嗎？她才說是因為與另一個隊友有矛盾。我漸漸放下對繼續比賽的執念，耐心地和她聊這個矛盾，感受她的無奈與難過。這就好像一隻兔子掉進了黑漆漆的洞裏，另一隻兔子站在地面上對牠大喊大叫其實於事無補，只有進到洞裏和牠肩並肩，才有可能點亮黑暗。我和她聊到了凌晨三點，最終她決定打起精神繼續參賽，掛電話時對我說——「遇見妳真好。」這個故事的後續是，我們隊拿到第二名，成功晉級。感謝情緒智能課教會我，及時找回內心的支撐點。

學者貴於行之

香港中文大學
禾子



文憑試將至，補習學生開始勤奮起來，中文作文接二連三地湧進我的電子郵箱中。文章大多以歷屆題目為主。其中，「讀書無用」以高票當選「最受歡迎題目」。隨便點開一篇，都能感受到學生對填鴨式教育的不滿。可是，我認為人之所以會視讀書為「無用」，是因為我們無法把所學的「學以致用」。

〈答孔文仲司戶書〉說：「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學」的目的是為了「用」。知識是「用」的基礎。「實踐知識」比「知道知識」更重要。《荀子·儒效》也說：「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即使我們飽讀詩書，若所學的未能運用出來，那麼「學」得再多，也只是徒然，遇到困難也不能解決，就如趙括，流於紙上談兵，書上的內容背得再滾瓜爛熟，面對戰爭，也只能墮入秦軍的天羅地網之中。

可見，評定讀書有用與否，在於人能否可以「用」到所學的。以文憑試為例，這個考試真正為同學提供了一



個「用」課堂知識的機會，因此，對於需要考試的學生而言，讀書是有「用」的。但是，對於一名的士司機而言，課堂理論顯然對他的工作沒很直接之「用」，再熟讀書本，也不能「學以致用」，自然會覺得讀書「無用」。

成 圓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李卓惟



我一直和自己講，北方的孩子很少遇見濕熱蒸籠般的天氣，更很少見到在籠底搖晃跳躍着的、那團烈火般的圓圓太陽。故而不去欣賞澳門或灣區明媚生機的白日是有道理的，我只愛追尋，並滿足於追尋那高懸的尖尖月亮。

這種情況持續了許久。那些「學生的使命是且僅是潛心書本」的高論更是我的叫好者、贊成人。直到我發現躬行踐履方能讓那些嚴肅、深沉的理論活躍起來，像讓古井裏的靜水開始歌唱，讓彎腰的樹木再度茁壯。

我曾自認是紙上談兵的個中翹楚。實際上，那樣坐擁滿腹涼月般有頭有尾的理論知識，卻每每難以成形的感

覺讓我手足無措，終日惶惶。愈惶惶便愈龜縮，愈龜縮便與那圓圓的金烏作別愈久。在我自認涼爽、舒適的紙面上、書屋裏，「潛修」了近兩年時光。

可能是發現所求許多無果；可能是發現三年即將過去，出門仍舊對這座城市陌生且暈頭轉向；更可能是在我不得不為了給過去「畫好一個圓」。白日裏出門，在陽光下頓悟似的聽到那小女孩的話時，「絕知此事要躬行」終於成為打破一切桎梏的堅定信條。

「媽媽，這樣不可以串起來的！」
「我穿過這種亮晶晶的鏈子，你不要光看啦，從左到右穿下去，它才能成圓喔。」

沉睡的人突然被歌聲鳥鳴喚醒，我像是在寒冬裏凍了許久，終於從雪地裏走出來。原來天上火焰般的太陽那麼溫暖且明亮。原來在那麼多次的糾結裏，我也知道「成圓」的路一直在，只是過去我或者懶惰，或者不敢……是的，我們都該記住，只有去做，去實踐，才能「成圓」。

這是澳門的很尋常的一個冬天，太陽圓潤可愛，親切溫暖。可憐那些藏在陰影處陪我的理論和語言，也沒有找到自己成圓的方式時近兩年。

唯銘記學以致用，方得見日月同輝。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 (第五) 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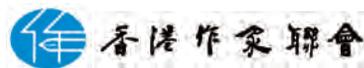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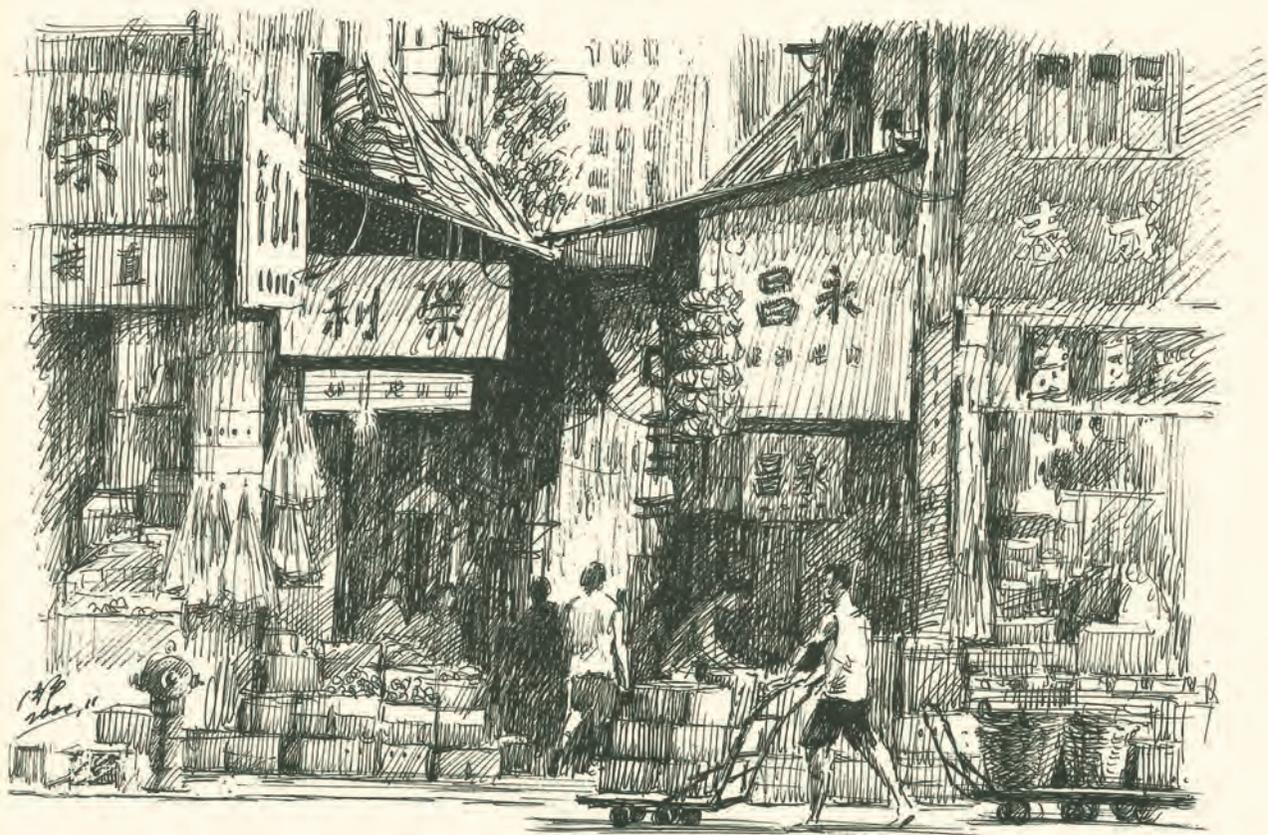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線條下的香港

沈平



沈平《上環海味舖》鋼筆 28 x 40 厘米 2000

(《線條下的香港——沈平鋼筆畫作》，經濟通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六月)

立 春

—萍 兒—

後來。我棄花而去
歌詞隱退。
舊年亦不記
竭盡全力
重新愛你一萬次
這個春天像極一個意義
像極西川寫出了「開花」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圖：潘宇清

明月灣區

總九期 二〇二三年三月